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三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麻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主蕭寶實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實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實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實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實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

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
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實黃反形已露不可彌縫
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實黃既敗唯惠達等數人
從之寶實黃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
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
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
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為大將軍大行
臺以惠達為大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
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
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

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
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
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
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
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
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
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
敬而附之薨子顯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
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今景少與周惠

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實按岳為行臺郎岳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也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摠侯莫陳悅州刺史梁景歡及西渠為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

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

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
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
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
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
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
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
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
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於是指
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
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
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
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
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
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負置二
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
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
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

守宰之量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
 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
 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
 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
 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
 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
 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
 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
 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
 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

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
 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
 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
 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
 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
 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
 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
 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

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
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
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
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
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豐豐日遷於
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
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
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
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

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
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
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
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
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
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
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
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
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
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
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
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累
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
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
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
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者
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勞之戶
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際及陰雨
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
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
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
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
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
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
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
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
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
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
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

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掾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沉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沉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

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
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
未馳與騫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騫驥然
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
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
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
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
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璋之材不
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沉降此者哉若
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
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
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
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
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
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
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
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負其數不
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負而置猶以
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
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
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
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
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
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怨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
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
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指手
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
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
精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
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
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
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
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
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
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
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
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
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

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
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
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
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
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
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
五聽三省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
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
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
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
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
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
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
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
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且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
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
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
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綸鄉

先重織紵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
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
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
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
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
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
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成富
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
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
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

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
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
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泊群公列將罔不來
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
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
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
命女以敬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敬具僚罔不
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
朕惟夤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平爾在
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

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
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
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愆王示我通訓
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上帝降鑒睿聖植元后以又之時
惟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
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
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
勳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今台一人膺天
之授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
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
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
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
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
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
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
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
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

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究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
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
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
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
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
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
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
斛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求賴恃其序萬物以傷時
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
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教弊匪惟相襲
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孽龍魏晉
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
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
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
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替厥僞崇厥誠勿僞
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
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秦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啟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出逃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歷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廼日新惟帝敬啟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昔須有甄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
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
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
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
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竝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
綽配享文帝廟廷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
襲爵美陽縣公仕郡曹大家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
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
伯下大夫前後以授竝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
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
心馬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
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為丞相高頰屢
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
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頰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
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
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
威及高頰揚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

三年朕憂憊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岳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育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鈞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采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為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

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
 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
 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躋
 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
 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
 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
 并州命與高潁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
 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
 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
 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

嗟然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戶
 部尚書張顛奏貢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
 遠近驚駭饒州吳世堇起兵為亂生鬱縣令囑其肉於是
 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
 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患復
 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
 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
 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
 九妥恚曰吾席間函文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
 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

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固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郢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揚玄感之反帝引威

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
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
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
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僕副威子鴻臚少卿嬰先爲關中
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
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
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
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
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
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
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
與爲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
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
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大
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
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
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
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
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
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

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
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
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
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
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
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膏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
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
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
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
虞世基奏言昏老羸疾帝乃止字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
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
臣遭逢喪亂所經之劇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
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
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
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
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
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
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
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

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群言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揚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者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

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董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

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

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雋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

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賈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賈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寶賈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賈其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賈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屬其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賈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

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
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為朴變奢
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
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
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馭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
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
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發黜當時終稱遺
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
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
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卷終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韋孝寬

兄夔
夔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虬

弟檜
機弟弘日

慶

慶子機

機子述

從子譽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朝著述

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城郡守建義初為六

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末安二年拜右將軍

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即歸附尋

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從敏和正沙羅經

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關請為軍前驅朝廷嘉

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
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
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
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
鎮穰城以功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
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璧孝武
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起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
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
乃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
叛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

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
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
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
人孝寬悉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今善學書者偽
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
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
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梟
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
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

西入以玉壁衝要元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
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趣城上完有兩高樓孝
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
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而進於城南鑿地道
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為長壘要其地
道仍簡戰士屯壘城外每穿至壘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壘
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
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
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
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

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
亦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
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
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
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殺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
我城池叢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
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及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
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草城主受彼榮祿
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燔火中邪乃射募格於

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咸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兩頰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

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今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

快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
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
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
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
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
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脅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
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
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
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微
後徙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弋仲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

指掌

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
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
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
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二三日進其夜又令
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請於所上縱火焚之齊軍營遂
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三進之柱石時晉公護
將東討孝寬遣長史三道屢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
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宣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宣陽
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
之謀猷若棄嶺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且於

北史列傳五十一

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
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
子孫雖多數不滿自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
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
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
與孝寬相見明月云且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
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
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
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
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國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

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象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
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也
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
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
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
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
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
誰有豐壘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

氏共為拮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鷓又易山南驍銳沿
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
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竝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
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
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鷓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
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
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
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雷掃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關河畜席卷之威持建
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
舉南清江漢正龜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
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
餘咎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
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
通商惠工畜銳養威觀象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
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亨重幣

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空如孝寬之來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璧觀舊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璧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帝遣軍犄角乃敕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璧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為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為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眾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如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

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
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
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齊書
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文
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
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
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
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
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

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
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
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受賜既
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
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
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
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
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
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
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于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

破之洵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
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來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
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
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
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
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
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
稱焉長子謀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
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靈津知名
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

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
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以竊謂已鑒愚誠今奉
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
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二年從武帝東征總每
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
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
成嗣後襲孝寬爵鄜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
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
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其父

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越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
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定仁壽中
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一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
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
孝寬兄夔

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
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
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菴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
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
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

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爲之盡歡接
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文貞遯
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
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叢泉百
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來余萬機
夔荅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以
政事夔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
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
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夔談議

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夢至賓館夢不時赴弘正乃贈詩
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
嘗與夢夜宴大賜之練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夢唯取
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夢
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夢夢以
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篋履者惡
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
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
不同詔夢辨其優劣夢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
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庶幾之帝覽而稱善時
宣帝在東宮亦遣夢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
之道夢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
縱志不可滿竝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夢子權行隨州
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
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夢袖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
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夢又雅好名義虛襟善
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甄玄
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交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
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感削
其橐故文筆多竝不存建德中夢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

四世四
昔士安以遠條東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
能繼吾死之日可歛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
柩墳高四尺墳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
墓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
素勿設牲牢親交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為受吾常恐臨
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
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
其喪制葬禮諸子等竝遵其違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
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

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
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
為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
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
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均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
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
曰吾生因緒餘風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
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飭脂膏而
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
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

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孀春秋已高温
清宜奉晨昏有關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竝從武役吾與
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嘗戀
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
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
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均養物聞
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欲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
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
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
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

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
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
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跡伏奉尊命後因侍宴
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
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竝

置隋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康為政簡
靜世康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
孝友初以諸弟位竝隆貴獨季弟世約官途不達共推父

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揚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為玄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出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為行

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遂進圍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為丞相尉遲

洵陰圖不軌朝廷遣執柔人孝寬馳往代洵孝寬將至鄴
詐病止傳舍從洵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
擊洵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
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
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
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
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
藝弟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
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
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千人及元
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
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
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
塗皆亡上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
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竝赴長城上
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
俄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
進冲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
其元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
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

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冲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鞅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至嘗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

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為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為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爪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

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
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
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
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
謚曰惠又追封為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
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
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字宇文護引為中
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

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
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
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
夫隋文帝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陞侯遷河北道行臺
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
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
負于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
高穎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
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
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

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
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據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
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主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
史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暮仕周位内史大夫隋
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
蒲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
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州
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
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頴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

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皆車服華盛蚪不
事容飾行受五經畋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
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兖州刺史馮雋引蚪為府主簿
既而樊子鶴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為
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陽屬天
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
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
蚪在陽城裴諫在潁州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
諫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北府裴諫南府柳
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謂柳

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
人朝周文帝欲官之
疑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
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
爲三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
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
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
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
男糾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
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
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
誠也動則左史書之書則右
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
故南史抗節責權稱是罪重
孤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
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
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
當時所謂將順其美陰匡救
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

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
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
至數家後代紛紛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
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謹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
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
者曰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
舊丞不參史事自糾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
后注仍領承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糾又以為時
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
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糾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

衣蔬食不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
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
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
槍槍子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
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
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鄆州八
年滎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
渾入寇郡境時槍兵少人懷憂懼槍撫而勉之衆心乃安
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

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槍鎮鄆州屢
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為寇十四州遷河州別駕轉帥
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
槍兄蚪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槍嘗謂兄弟曰兄則
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
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槍唯當家矢石履危難以報
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槍曰卿昔在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
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槍鎮九
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州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
郡安康人黃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當

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早下士眾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眾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眾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之流涕眾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

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方為記室

卒斌弟雄亮字信

信誠自是男子

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眾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眾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持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檜弟鷲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章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章使江郢二州與梁邵

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周
文書以安之立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
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
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
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
元年出為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
發適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
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
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
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總管府
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為
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進爵為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
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祐嗣以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
隋位司勳侍郎驚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閑
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
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編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為
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

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
欲還皆須有谷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
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
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
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直斬之服可奪以此
從彼今四叔竟背已父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
論不能抑遂以苫苫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
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
時事周文即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
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
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
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
除相府東閣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
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
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
柄人執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
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
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兇橫
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
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

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
 畢令客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
 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認服慶疑之乃召問賈
 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
 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
 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
 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
 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
 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為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

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
 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
 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
 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
 待封僮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
 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
 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愈怒曰卿若明其無罪
 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
 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
 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

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豕宰乃囚慶故吏求其

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苗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

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

史謚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龍言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

氣凌楊素
十七

楊公不即殺業隆
足見偉度

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
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
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
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
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
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幾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弘
農揚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
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
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

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尋此物弘曰昔淳
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
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
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
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
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
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
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

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
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
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開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
帝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
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
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與段達語及庶人罪
惡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
進章仇太翼官中爲巫盅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
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故搖唇舌適足以相註誤

願勿納之庶人不悻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
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
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
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謩之身長七尺
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
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
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謩之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
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曹侍郎朝廷以謩之

惟望善談護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
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
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
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謩之送義成公主
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
宗族家無餘財出爲畫思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
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
邑間帝使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
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

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

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謩之詣齊王
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一先帝
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顯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
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
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
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
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
謩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謩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
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
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謩之知其

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塞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
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涿
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
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
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
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
韋孝寬竒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
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廼
馮茲雉堞抗彼仇讎事甚折骸勢危負力終能奮其智勇

孝寬

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旣焚營宵遁高氏遂
憤恚而殂雖即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
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
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留隱不負人貞不絕
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京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
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
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瑣素均望高
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措紳豈虛至
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
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

行已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
谷遷質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
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二

9

